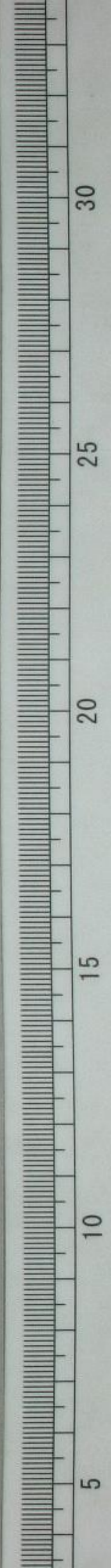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5



文庫 11
D 87
5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

金藁城王若虛著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
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
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為語病又可謂生重
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
以知之

唐蘇頌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
於宣父果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鄙哉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

十一



010190555742

斯言爲論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爲重殊可笑也
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
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爲
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

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
取其心不取其術子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
逢干之心者固無事儀秦之術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
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爲堯舜孟子得位爲湯武此繆
論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
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爲而孟子游說諸侯急於救世遂敢
臆度而爲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
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臣子自
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
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
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歎服揚雄荆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
非武王而以荀彧爲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

節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於名教不足爲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爲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已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東坡以武王伐殷爲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斬於武王而輕以子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猶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於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於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溫曰爲全忠計旣下韓建服李茂真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以而望之乎書生之迂闊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於神仙殊爲可笑蓋蘇氏議論闊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眾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爲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顛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子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於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爲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消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史法無害於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爲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爲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爲名然則堯舜亦爲亂臣賊子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曰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己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

憚者至是說則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於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邪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

鄭厚小子敢爲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爲聖賢而亟侮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爲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礫石至廉者以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尚褻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強買賤貫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爲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日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爲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子醕乎醕荀揚大醕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醕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醕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爲階太平之治歸天人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爲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罪之未爲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爲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金藁城王若虛著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為序曰譔某篇無乃失其宜歟

晉人以杜預顏師古為正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子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

正之所以爲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
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爲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贅也道原初勸溫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公
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
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旣稱其可法而卒爲此
書蓋好古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
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
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爲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
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爲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
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
述史記以爲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時之八
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
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
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騭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
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騭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卽上飯牛負鼎之事耳
而貞解爲涵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

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已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詞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
論語胡氏春秋子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
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爲鑿說過正者多惟唐鑑實爲純
粹耳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終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二

金藁城王若虛著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
有老子子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周其於
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弘之於樂邾子之於官孔子問之
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
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
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爲傳尙不能詳其主名
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二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刻薄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爲倒行而逆施者此出於愛周而強爲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周之於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爲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爲司徒敷

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是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展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爲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盍亦信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尙足爲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爲堯知舜於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尙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爲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爲名皆非也至范睢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爲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旣殊豈得並舉耶而八元並稱之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

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尙輔子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而已定之所舉乃甘誓之詞也

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迺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鹵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爲傳劉子玄旣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之名使誠有

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爲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爲易非其所非爲難或評王介甫明於知君子暗於知小人子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一事橫於胸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鼇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海門遺集卷三十一
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不
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間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
辭非中理之論也

魯直之於辭章翰墨子由之於政事道學品藻標置見於
言論之間誇而好名亦其短處東坡蓋無此病也

穎濱雜誌云鳳翔開元寺僧有得祕方能以淡金爲精金
者素不傳人後強子子瞻曰此方可知而不可爲爲之必
有禍敗以子能不爲故傳焉然慎勿輕以授人子瞻許諾
其後陳希亮求諸子瞻子瞻不得已予之既而深悔恐陳
卿不能不爲而負僧約也陳果大作以殖產然竟病指癰

而殆乃知僧言爲不妄又有蜀僧儀介者亦得其方所至
營造其費不貲而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
患慵夫曰此僧誠惡人爲之何苦強傳其方子瞻旣以予
人豈能使之不作介雖不以自利其罔人之罪亦安得免
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祭先不便錯一髭一髮便是別人此亦
太過也存其形狀姑以慰想像之心初不在一髭髮之間
若云僞妄而非真則髭髮雖同亦豈其人邪故但言其徒
勞而無益足矣何必如此說

程伊川言婦人夫沒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
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
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終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金藁城王若虛著

謬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弑君之辭也唐
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冤云有
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邁斥時溥之姦
云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
安也

王戎問阮瞻老莊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戎
咨嗟良久乃辟爲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蓋言同耳晉人例

重立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於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爲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衛玠嘲之之辭云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蓋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爲無同異豈溫公於此未詳歟而林氏又爲之說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求其同

且不可得尙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蚤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旣大而不奇則疑於蚤慧也或謂實言其不蚤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荊州王東亭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爲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昶以示釋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看苟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

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甯馨之義或以爲美或以爲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甯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邱壠空使姦雄笑甯馨殊

無義理特迫於趁韻姑以爲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宋間人以甯馨爲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張劉二詩蓋乖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甯馨爲非馨香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愔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爲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然

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甯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爲阿堵物東坡和陶詩
以阿堵爲牆或指佛書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如俗言阿
底也不應爲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則
阿堵乃眸子耳此字當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
醉誰歟此頽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
豈遂以爲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
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
嘗以堵爲牆而城陽妄認堵爲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

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蓋言其賢相
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
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
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爲兄
不暇慮其不進此言弟過於兄也隋書杜正玄贊云華萼
相耀亦爲難兄弟矣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
往往呼朋友爲難弟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
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也今
人書簡遂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

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
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氣而學者多以為文辭
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
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
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胸鬲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耳
或遂以膏肓對鋼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書李靖傳至謂
靖為蕭銑輔公祐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特喻其所出
寢大而己世遂以制誥為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掌絲綸
又有綸閣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以為怪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莊姓明帝諱後並
改為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
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田蚡張蒼
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
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弘傳始作嚴字雜亂不齊蓋校
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
鄰矣吾敢違諸乎予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

者語猶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卻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眾云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甯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書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於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聞李泌補成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

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侯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蒨畫王與平日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媼姊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耶

古人言文集行於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於代者代字雖

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蓋當時記錄者避太宗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刪其實不成語也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爲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氐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閔己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醫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中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爲歲數之稱旣已非是而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立自序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謬哉曲禮所記自幼學至於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爲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疆仕而卒可以一笑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而非其好紈綺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立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在紈綺

此何謂哉潘岳嘗言予年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人之衰白
早晚固自有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卽逢
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強仕七十致仕凡仕於公者古制
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蓋以此
予謂曲禮之說出於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謂之古制殆
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
仕仕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
哉

退之敘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

巡年爲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生而長
呼爲兄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一日
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釋者謂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
爲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
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顙厥角復何謂
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園云有朋自遠揚摧

古今豈成語哉然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謬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爲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刑於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謬耶

論語稱夫子便便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書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語豈非習遷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爲子孫之名友于爲兄弟之名至有謂隆於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謬矣然不特此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色斯舉矣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劉平等傳引云鐘鼓非樂云之本書稱土爰稼穡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賦土爰

之甘味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爲盍各之辭司馬貞譏史記不傳季札諸人則有何爲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於此類如辨黑白矣而鹵莽若是其與矇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此則滑稽以爲嬉笑者耳而藝苑雌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笑然不替此也書誦吟人眼背而詩云潛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潛者涕之貌喟者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潛拭餘潛坐喟喟也等語殆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記曰粲明也萬眾皆啟齒齒旣白故以粲義包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卻是地黑也歐詩言夜色晦冥云舉手向室如抹漆卻是皮膚黑也

今韻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之何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慕容德勸燕王暉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書生類此者亦

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爲念揚雄解嘲云顧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二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茆璞三餘錄云孟嘉墓誌桓溫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晉書更之曰漸近使之然殊失其旨蓋肉聲者歌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嘉之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又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謳名者如王豹縣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

而此專言聽妓則知俚語所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妓予謂璞表出墓誌之語以證晉書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妓字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妓卽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爲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別堂上奏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衰絰奏妓蓋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讓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子路拯

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與
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有所出子謂此皆小說寓言
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甯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頭
原爲腹甯爲尾裴松之謂原之微猷懿望無媿華公甯舍
德高蹈恐難爲尾魏略之言未可以定其先後所評固善
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云甯爲頭歆爲尾乃與松之
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爲真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說者皆以爲恐不
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難此於不免字固亦可
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

類說張尚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
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
爲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殆繆說也此文
雖不足觀然皆偶儷韻語要是文人之所撰豈有漫取不
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
遠又有兵火壞亂不能成章上乃令興嗣韻之是則有理
矣

江鄰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貢舉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紕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三十三
俄有間歲試幾懼改名輝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
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憑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怪僻故特
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此乃有憑據也正
使知其爲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爲百世師豈幾輩
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鄰幾
猥錄之予不得不辨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三終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四

金藁城王若虛著

文辨一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
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爲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
爲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爲此乃諸侯之事
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
也復合之爲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爲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
析爲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

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誤而不出於統歟
然其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
又何也

晉宋書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
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爲斷猶系曰亂曰之類
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爲韻其留字偶與
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
果孰爲韻邪近見陶集本作能復幾時此爲可從蓋八字
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

卻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
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
淹兮孰舍操夫操所以對舍也上當脫三字又云堇之毒
豕苓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文粹所載皆然安
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穰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諸本皆同
近觀祕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
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

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此與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唯語言為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之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駟慶鄭以其非土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疆中乾何必爾耶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操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立稱正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為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

爲哉

邵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伯夷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宏深高古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慵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爲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苟求歲寒知松柏等語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爲不類且爲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爲貴哉遷文雖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

高而過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救魏尙事其始曰魏尙爲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實錄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於前而前語復換於後乃愜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爲高論

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省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疎開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黃魯直怪嘆以爲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爲不可曉也安得如蘇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敘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敘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正獲疎略之譏者而反以爲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於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

態亦何至於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况可施於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實冗複安得不覺然旣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

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爲高論耳
退之於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知
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

揚子雲解嘲云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爲於可爲之時爲於不
可爲之時或云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爲之則可矣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
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
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此
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爲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揚子雲逐貧賦
但云貧與語貧曰唯唯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古
今共得一斗茆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又何足論
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
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爲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
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旣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
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
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

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啞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誚啞點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啞點者未爲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何等陋語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旣已大過而又云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不亦怪乎且顯實未至但爲榜示檄諭之辭安得遽及此也東坡謂退之畫詔僅似甲乙帳了無可觀夫韓文高出古今是豈不知體者蓋其圖中人物品數甚多而狀態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復見故詳言而備書之庶幾猶可得於想像耳不必以尋常體製繩之也秦少游誌五百羅漢云嘗

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於敘事該而不繁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故倣其遺意而記之此復何如哉或謂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則過矣故東坡不得不辨然其貶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銘必系以韻語意謂敘事爲誌而系之者爲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圓張孝權名皆止用散語以誌而終之曰是爲銘其銘乳母亦云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蓋祇此爲銘而不必有所系也而或者於孝權銘後注云銘亡獨何與

退之送窮文言鬼之數日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去五則大顯矣不如在六去一爲愈始言屏息潛聽若有言者鬼稱單獨一身以給主人則是但聞其聲而無所見也而復云張眼吐舌跳梁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以至延之上座豈旣言之後復露其形邪又云朝晦其形暮已復然予謂此鬼不當言晦顯也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四終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為己之友
 其後但當云子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
 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先人善子以誌為請而終云河東柳
 宗元哭以為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
 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子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
 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
 始稱蘇子而後稱子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五

金藁城王若虛著

文辨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為己之友
 其後但當云子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
 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先人善子以誌為請而終云河東柳
 宗元哭以為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
 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子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
 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
 始稱蘇子而後稱子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

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於爲文者
當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爲
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
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豔耳餘事皆略言而此獨
說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惟爲雅正之累而於文勢亦滯
矣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卻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
任之其死某誅之子謂上一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
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與某何人也任
與誅也非鼻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今先生問胥
商之爲人何如己之任誅當否其意未安取決於眾而皆
以爲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
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又云先生之
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
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於
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
然吾敢求其全其問答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
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

以爲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卻本意又云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葛之飲之多卻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尤贅也

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全篇皆從旁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旣至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卻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卻之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二爲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重卻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尚之弊云每爲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爲好王元之嘗謂祭裴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顏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集中何也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

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聯句詩序云斯須曙鼓動蓼蓼何必用蓼蓼兩字當削去之

李于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卻不食二字

師說云長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圩者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承福語也

猫相乳說云客曰王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

知已既已因敘之以爲貓相乳說云爾既已字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言嘗可也

樊紹述墓誌云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斯極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而字上著不得嗚呼字

貓相乳說云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母且死一句贅而害理且字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亦此類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賓墓銘亦與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作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予謂指字太做作不若挾之自然意

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茆荆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然唐人本短於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爲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爲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爲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

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顛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已爲之便說用兵伎叛此爭名忌刻妄加詬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

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是以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樂厲佐之之勢也又是倣班固燕然碑銘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譏病退之出於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於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加推獎蓋意在傾退之故因而爲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耶抑其實不能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放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恨韓文皆出於經柳文皆出於史或謂東坡學史記戰國策山谷專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爲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螻不如一螻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
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罵尸蟲
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苦無義理徒費雕鐫不作可也
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蟲文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捕
蛇者說云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爲不美退之無此
等也

耳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五終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六

金蒙城王若虛著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
何虹或以雲爲雩字之誤其說幾是然亦於理未愜豈望
橋時常晴而覩複道必陰晦耶鼎鎔玉石金瑰珠礫曾子
固以爲瑰當作塊言視金珠如土塊瓦礫耳然則鼎鎔玉
石亦謂視鼎如鎔視玉如石矣無乃太艱詭而不成語乎
弃擲邈迤恐是邈迤弃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

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字當去讀者詳之

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滔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其辭蕪陋讀之可笑而林少穎觀瀾集願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爲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子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絕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此何等語耶

李翱與王載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成爲文

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
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
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迨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鞮然則左
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
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翽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
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尙辭也

歐陽晝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爭張妝飾
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於罵題或日記言魏公之
詩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而以昔人所夸者爲戒意者
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
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公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
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
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出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
呼如此則無病矣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
之尙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
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
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
可爲法耳

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魯直亦以爲然
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
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腑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
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乎

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
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
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一二句或云草
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
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於孔子何由見周公
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已爲勉強而又云王衍
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反謂非
永叔不能賦此等語耶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
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
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爲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
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
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

能知其意邪刪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卻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

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於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今不上於天而不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

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

矣

歐公謝校勘啟云脫絢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於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其舉譌舛之類初止於是蓋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載董道謝正字啟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爲文之體哉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曰党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爲正東坡雖出奇

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荆公愛之至稱為人中龍若溪辨之以為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蒂於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答李琮書曰聞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於公論豈能遂廢而若溪輒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鞫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為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而何疑於荆公之言乎

荆公謂東坡醉自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為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為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於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

之者眾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卻是夢中問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夫役萬物者通言人之靈也見使於鼠者一己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子追子字不安去之可

東坡用矣字有不妥者超然臺記云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

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為精純也耶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豔之失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眾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游禪語楚詞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六終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七

金藻城王若虛著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頴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眾人之智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為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蘇叔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於外當

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奸及帝病亟爲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會孫之無恙聊或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於江陵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於己意而非上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愛蒼舒相明而卻似惜華佗又云同舐犢於晚歲又何怨於老驥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爲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東坡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卻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吟酒漿羅列至於理草木葺軒檻補茅茨塞牆垣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白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坏戶以思溫故無得而凌跨竹溪党公曰此止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子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旣已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爲精密然酌樽中之醪一句頗贅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爲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爲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二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啟子房招四皓等書旣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爲之曰六經閣

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聿尊經也士大夫以爲美談子嘗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言漫無甚可嘉不應遽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薦譽者太盛故伯玉薄之云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誥詞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誥王言也而寓穢雜戲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覲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妝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

臣子陳情於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而文用四六旣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之語而近見傅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爲詩而不取老杜爲



取韓柳其識見可知矣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於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楊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楊劉唯謹於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旣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非夢中顛倒語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亦千古之快

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
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因而附入此適足
爲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
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唯史書實錄制誥王言決不
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鐫無所不至自以
爲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歆羨識真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始爲知本末
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
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云
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
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
一分旣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
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

也曰字與以爲意重複柳文鵲說云余疾夫今之說曰以
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
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敷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
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恆人蔡邕狀異恆
人孫權骨體不恆苻堅骨相不恆姚萇志度不恆此等恆
字皆當作常蓋恆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
自寬夫稱君爲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

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土未乾世
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
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便殿上者主事自行法安世曰
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何以字別卻本意當云安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
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朱泚敗走失道問野
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呂蒙所紿而降慙恨入地此不
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灑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子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具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主孫皓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子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

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暉說太弟又曰四衛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子謂凡不減字止可以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謂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易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通鑑云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子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鑑宋紀蕭道成遣薛淵將兵助袁粲淵固辭道成曰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疑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舊唐上官婉兒爲節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此意卽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真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爲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以桓靈俟我邪俟當作待蓋俟雖訓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番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殆盡殆盡卻似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鐘磬等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云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頃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
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識。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七終

48-11996

